

#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 古王国的望族后裔

纳西族

杨福泉著

高发元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2.357  
75:1



20世纪中国云南纪实录

K892.357  
Y175:1

K892.357  
Y175:1

# 古王国的望族后裔

(纳西族)



杨福泉 著

责任编辑：戴 抗  
封面设计：传智工作室

**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第一集）**  
**古王国的望族后裔（纳西族）**  
杨福泉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8.125 字数：585 千  
2001 年 9 月第一版 200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 - 3000

ISBN 7 - 81068 - 191 - 5 / C·26  
(本集共七册) 总定价：84.00 元

社址：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650091 电话：(0871) 5031071  
E-mail: yupress @ sina.com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building with a tiled roof and a courtyard. The building has a dark facade and a prominent tiled roof. The courtyard is paved with stone tiles. The text is overlaid on the upper left portion of the image.

**编委会:**

**主 编:** 高发元

**副主编:** 施惟达 邓启耀 卢惠龙 周鸣琦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邓启耀 卢惠龙 肖 芒 周鸣琦

施惟达 高发元 莫贵阳 戴 抗

## 总序

## 串起世纪民族文化之链

高发元

大约在 110 年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公开断言：“印第安人部落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颓，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也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为了纠正自己的学术视觉，也为了解决一个代言人的资格，他做了原住民部落的养子，他破译了鲜活的原住民生活之谜，并对那里的文明进行了透彻的阐释。然而，非常不幸，摩尔根的预言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古印第安文明已成为历史上光辉的绝唱，使美洲大陆的主人印第安人只能在保留地，在白人文化的覆盖下喘息，那些印第安青年人为标明自己的印第安身份，在村寨旁竖一根图腾柱，或在衣服上画一只乌鸦，只有这么一点干巴巴的文化了。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都已灰飞烟灭，辉煌的传统成为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梦，一个冷冰冰的梦！并且永远无法破译那一个遥远的梦境。今天人们要理解印第安文化，只能去读一读《古代社会》，万幸摩尔根还给世人留下这么一道暗夜中的星光。

又一个世纪即将结束，新世纪即将降临。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新的商业文明席卷着每一个角落，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的革新，使人感叹地球成了一个村庄，那就是“地球村”。世界正

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大冲撞、大调适、大突变和大融合之中，难免有浮躁、阵痛、裂变。在这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如果抓住了机遇，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否则，就会失去自己，也就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一)

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记下了他采访一位部落首领的经历，那个首领告诉他：“起始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只杯子，杯里装着泥土，他们从杯中吸取生命的养分。他们都浸泡在水中，但他们的杯子各不相同。现在，我们的杯子已经破碎，它已消失无踪了。”我们的杯子破了！这可以说又是一个黑色的箴言，他说的是，与生命本身，他的民族的信仰、价值相关的整个结构的坍塌。也许，他们的杯子破了之后，会有其它的杯子替换，但是，所盛的生命之水已经丧失，无法弥补了。今天，有许多专家、学者在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也有人在大声疾呼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就在四年前，丽江大地震之后，有纳西族学者断言：“房屋坍塌尚可重建，文化消亡无从复活。纳西东巴文化已出现断层，21世纪很可能再没有东巴。”不注意保护，过度的开发，掠夺式的经营，已使各民族的文化都在出现断层，每天都在流失。仅仅是呼吁、呐喊，已经无济于事，只在书斋里研究，没有办法留住正在失去的文化。多年前我们就在尝试一种做法，我们主张走出书斋，关注世纪之交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文事实，到带着泥土味的民间田野去。真实的知情者就是生活者，从生活者那里采撷留下沾满了尘埃、染满了烟草味的第一手资料，主张脚到、手到、心到，用生动、真实、传神的文字及图片，留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包括正在发生着的变迁。因为我们无意于做某个民族的救世主，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淋漓尽致地写透，我们只能选择一扇极小的窗口来透视，至少把我们的见闻留给后人，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几年前，我们撰写出版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获得成功，书中描述的是云南26个民族女性角色，也是由男女两性为基本要素构成的家庭的一半。今天，我们又从中国56个民族中，各选择一个家庭为对象，撰写约300万字的《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这是过去工作的继续和发展。我们相信，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或对一段历史的评说，会带有时代的印迹和个性倾向，但对一个家庭的真实记录却可以作为永恒的参照。这套书不是家庭史、不是家庭回忆录，是以记者的敏锐捕捉沉落的素材和细节、以学者的功底去观察分析、以作家的手笔去抒写，将深奥的、理性的学术观点，隐藏在随意的寻常道白之中，让读者在欣赏故事中明白人类学的知识、生活的内涵及

社会的发展变迁。

## (二)

实际上，中国的少数民族，除了很少一部分有文字记录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外，绝大多数民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许多历史文化是通过口头传承而进行，这也可以说是该民族的一种口头实录。他们的传统文化骨血、文化根脉，是通过一代代人传递接力棒一样传记下来的。无论对历史、宗教还是自然万物，无论对道德、伦理还是思想体系，都是通过记忆来完成的。歌声、故事、传说是他们记录历史、传播知识、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工具。这些歌谣、故事，也只能属于这样一些大自然的子民——他们在广袤的大地、浩瀚的海洋、茫茫的雪域、苍凉的沙漠、雄峻的高原、深邃的峡谷、平静的草原之中，从那里诞生了凝结着浓浓生活情、深深历史恋的歌，诞生出生存方式和对世界的理解，那些歌不是唱出来的，是流出来的。

就以“我们从哪里来？”这样一个关注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而论，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答案。有许多民族，诸如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民族都有一部部自己的迁徙史诗。在那一条条跋山涉水的遥遥路途中，留下了血和泪，留下了子孙，留下了爱情，也留下了关于生与死的歌唱。每到月明星疏时，那些飘逸而高远的天籁之音牵动着人们的心魂，在历史弯弯曲曲的河道上徘徊、辗转，使人们觉得星球和宇宙也同样在长途跋涉。

众所周知，许多民族是以“听觉文化”作为文化特征的，而不是视觉文化。他们无不以口述的神话、传说、故事，同步入发达社会的大众传媒为交流工具的现代文化相区别。那些为整个民族所共有的创世神话、部族起源、英雄史诗，包括童话故事，都是这个民族对世间万物（包括自己）的理解、解释，可以说是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一种集体意识的“隐形文本”，有人说那是一笔“无形的文化资产”。譬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玛纳斯》、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崇搬图》、景颇族的《司岗里》等等，几天几夜的说唱吟咏中，贯穿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意识，一种颤栗心魂的诉说欲望，一种难以表达的交流渴望，那里面不仅仅是直白，还有诗、有歌、有吟诵、有感叹，里面灌注着大地的年轮，是生命的启悟，是道说不尽仍要说的“天问”。我们将这些丰厚的文化底蕴，珍贵的史实，在《家庭实录》文本中得到体现。既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我们就从细胞着手，来窥视每个民族，窥视整个社会，有的甚至还能串起整个民族历史的构架。以实录一个家庭生活，提供一个管窥民族内心的窗口。相信再

过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一个作者再写同一个家庭，那时，感慨的可能不仅仅是作者了。我们能否把遗落在岁月流沙中的珠贝一粒粒捡起，用家庭生活这根丝线穿好，结成一串，那么，历史、或者说正在发生的历史、以往的岁月、变迁中的心迹、文化的消失或另一种文化的诞生，不都在里面了吗？我们正在努力这样做！

###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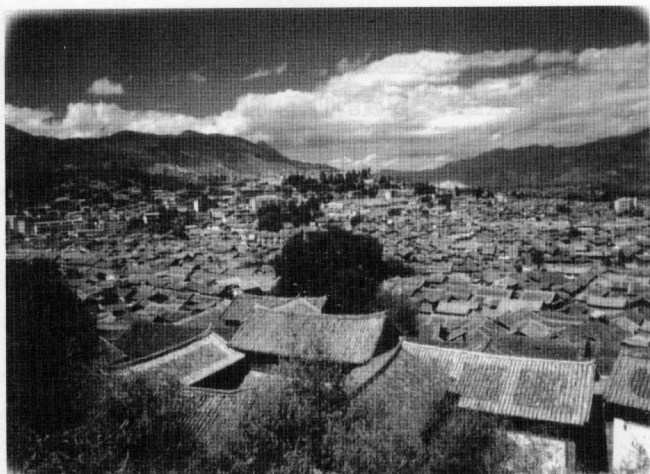
有一位印第安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寻回被盗去的声音》，文中说：“我不认为只有印第安人能写印第安人。但是你们不能偷走我的好事后把它说成是你们自己的。你们不能偷走我们的精神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的，这是北美洲的历史！被盗走的财富、被盗走的生命、被盗走的梦想、被盗走的灵性。如果你们的历史是文化统治的历史，你们必须认识清楚并且对这段历史讲真话。”这位作家所谈的关键是一个阐述权的问题。就以美国为例，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形成固定模式的“西部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到大量对印第安生活素材的盗用，对他们习俗的恣意扭曲。这些作品中所透露的都是殖民者的历史叙述，是完全以白种人的文化视觉去衡量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公允的、客观的、真实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观点及文化心态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学是通过著述文化来促使不同文化或学术间相互理解为基本出发点的，由于独特的田野工作性质，其真实性应该是它的生命，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应该是“生物人”或者“数字人”，不是标本和数字化的存在，而应该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社会人，这要求作者要站在当地人的立场叙述当地人的生活，而不是照搬一种模式，或是“先入为主的框架”。所以，在这套丛书中，有不少是本民族的作者写本民族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些作者直接就写自己的家庭，写得很精彩，写得更贴近生活的本真，从心理、文化、情感和细节的掌握上，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作者的文化背景及思考贯穿于字里行间，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许多文化积淀。这就避免了以往人类学作业中出现的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触而不觉的弊端。这些作品中，作者的叙述是真实而客观的，文字是朴实而有感觉的，材料是第一手而原汁原味的。我们说过，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是对一种人类学文本的实验。我们相信，只要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只要我们真实地记录了、思索了，就不会被岁月的流程所淹没，至少会留下各民族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轨迹。



## 目 录

一、异乡客栖居的乐土	1
二、纳汉合璧的“医儒世家”	7
1. 神秘的祖先	7
2. 纳西古国的望族	11
三、我的家庭	18
1. 滇戏艺人—祖父	18
2. 掌家的祖母	29
3. 典型的纳西女人—母亲	40
4. 当了干部的父亲	55
5. 我与弟妹	65
结 语	101
杨氏家族族谱中与本书作者家庭相关的谱系	104

## 一、异乡客栖居的乐土



丽江古城——  
大研镇

在中国和世界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中，位于滇西北玉龙大雪山下的丽江古城是一片与众不同的天地。

这是个以纳西族为主体居民的古城，但除了纳西人的本土文化，步入21世纪的人们还可以在这个边地小城里看到早已在历史风尘中烟消云散的不少中原汉文化的古韵遗音。古城中那无数条穿街过巷的清溪低吟浅唱，与每天古城里那些须发皆白的老乐师所弹奏的唐宋词牌古乐相呼应；不少保留着“唐宋古法”的建筑群，气象萧森地肃立在这个“纳西古王国”的首府；那些汉传佛教、藏族佛教、道教等等的异域神灵们与出没于山野林莽高山清流的纳西族东巴教神灵们合唱了数百年的祥和之歌，仍然回荡在这个古老的大地上。

在这个古老的边地雪城里，居住着数万居民。据1996年的统计数，丽江古城内的居民共6269户，25379人，其中，纳西族16999人，占总人口的66.7%。他们每天说着纳西话，上年纪的妇女大多穿着“披星戴月”的传统服装。你不会想到，这些如今相当地道的古城纳西人，其中的大多数原来却有着汉族的血统，他们大多是在明清两朝来到丽江的汉族移民，后来与当地的纳西人通婚，久而久之就被同化为纳西人。如今他们虽然还会谈到自己的先祖最初来自“南京应天府”、江西、福建、安徽等地，但他们在说到这些家庭的历史时，似乎是在讲述着一个遥远的，连自己也十分模糊的故事，他们的先祖很早就已经认同于纳西族。

据历史学家的研究，云南在明代以前，其人口以少数民族占大多数，明朝实行军屯制度，大量的汉族士兵携带家属来到云南，屯田劳作，繁衍生息，于是，很多居住在平坝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被汉族同化，汉族人口慢慢超过了少数民族人口。

在云南土著不断地被汉族同化的明清两代，丽江的“纳西古王国”却相反地在以它一种神秘的力量同化着无数来到这里的汉族移民，据调查，丽江古城及近郊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有138个姓，50年代后新增的姓有89个。<sup>①</sup>如张、王、李、赵、杨、孙、钱、江、蒋、桑、姚、吕、曹、曾、黄、易、赖、苏、阙、邱、宣、吴、杜、傅等常见和不常见的姓氏，在丽江古城都可以找到，而这些外来户早已无例外地讲着纳西语，娶纳西妇，嫁纳西汉，穿纳西服，谈纳西事，早已成为地地道道的纳西人。

古城居民中，除了汉族移民之外，还有一部分在

<sup>①</sup>唐有为：《丽江姓氏考》，载《丽江文史》第十九辑，丽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第1页。

“茶马古道”滇藏贸易上落籍丽江古城的藏族和白族人,也有不少回族人。他们成为能操本族语和纳西语的古城居民,有的则完全被纳西人同化而填写族称为纳西族。

来自中原各地的汉族移民落籍丽江古城后,逐渐形成了各种大姓、杂姓,形成了诸如王家庄、李家巷、牛家巷、习家巷等基于宗亲关系的小社区。汉族宗法社会的家族制度也移植到了古城,过去,古城各大姓氏都有家族制度,族长对于处理族内的各种纷争有较大的权力。

丽江古城最终成为中国一个少有的将汉族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水乳交融为一体的古城,相当多的古城居民身上涌流着纳汉两族的血液。自明代以来,一批又一批定居古城的汉族移民和一些藏族、白族人,定居于这雍容大度、不排外的古城,陆续接受了纳西人的语言、服饰以及生活习俗而最终成为纳西人,但同时,他们带来的种种异文化也融进了纳西古国的灵魂和肌体中。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互补,使这座古城不断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与活力。纳西族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这种不同民族相融一体的多元性。这种文化上的广采博纳和民族融合大熔炉的功能,使纳西族显示出它开放整合的文化个性。使这深藏在横断山脉雪域大江怀抱中的丽江古城,成为一个融汇着多民族灿烂文明的边城,一个来自各民族的异乡客安居的乐土。

这座古城虽有融汇大千,包容百家的气度,但又卓有个性、独立不羁。它虽吸收中原王城的一些文化风度,但又未受“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等中原城建礼制的影响,不照搬古代中原王城的模式。在总体结构上融进了纳西人崇尚自然的审美传统

和生活的情调谐趣,使其成为一个自然流畅,人情味浓郁的边地古城。

古城依山就水,不拘一格地建房布街。因此,民居建筑群随地势层叠起伏,错落有致,空间疏朗和谐。古城中没有规矩刻板的道路网,而是结合水系顺势修建道路,街巷纵横,说不尽柳暗花明,曲径通幽之妙;在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中又多留出宽阔的街头空地,不仅可供社区居民茶余饭后的休憩,又延伸了古城的集市贸易空间。古城既有山城风貌,又有水乡韵味,结构自由活泼而充满灵动之气。

丽江古城是个古朴而融多种风格于一体的建筑艺术之苑,纳西人素来乐于与其他民族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建筑上吸收了汉、白、藏等族的技术精粹,形成融多族建筑风格于一体,以中原古老的建筑风格为主调的格局,并保留了很多古老的中原建筑风格。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对丽江古城拙中蕴美,朴中见秀的民居建筑备极赞美,他说:“丽江附近建筑,已完全汉化,但较昆明、大理,保存古法较多,且详部手法极富变化。”“(云南)省内中流住宅,以丽江县附近者,最为美观而富变化。”他又说:“我国将来之住宅建筑,苟欲其式样结构,犹保存其传统之风格,并使之发皇恢廓,适应时代之新需求,则丽江民居,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也。”<sup>①</sup>

明代曾为滇西北叱咤风云之霸主的纳西族木氏土司在建造自己的宫殿式建筑群和建构古城时,也不忘将它植根于地方和民族传统,未盲目效法中原“方形根基”的传统建筑模式,也不筑城墙。木氏土司不筑城墙的做法除了以口围“木”便成“困”的忌讳之外,主要与他们那种不想坐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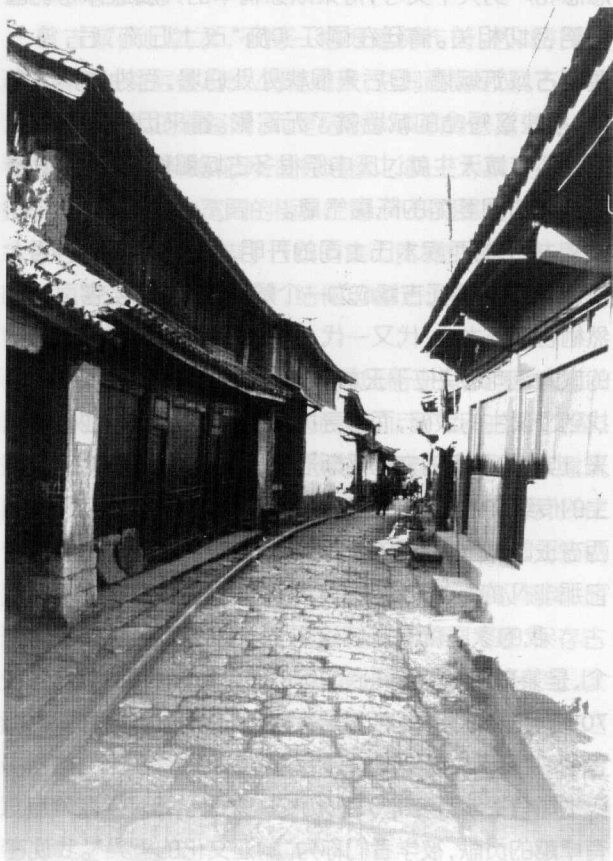
<sup>①</sup>《刘敦桢文集》第三辑,中国建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334页。

观天困守边隅，力图容纳百川之河，海阔天空地发展的思想和广纳天下英才，博采众家精华的开放襟怀和明智策略密切相关。清廷在丽江实施“改土归流”后，曾一度在古城筑城墙，但后来很快处处坍塌，百姓也不以为然，很快这短命的城墙就了无踪影。看来历来对外开放的丽江古城天生就讨厌中原很多古城那种困守一隅，最后导致封闭萎缩的陈腐气息。

由于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开明、智慧和豁达，纳西人的亲和宽容，丽江古城成为一个颠沛流离的异乡客可以安然栖居的乐土，一代又一代，有无数疲惫而又怀抱着希望的旅人走向这块位于玉龙雪山下的大地，他们不仅在此寻找到了谋生的饭碗，而且寻找到了心灵的宁静。他们的到来，也使纳西族的文化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寻常的结构，本土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并行不悖，互补共荣，形成了“纳西古王国”灿烂夺目的多元文明形态，至今仍然在显示着它那非凡的魅力和永恒的生命力。

我的家庭就是古城这六千多户纳西族家庭中的一个，是兼有纳西和汉两族血统的一个家庭。我的祖先是在700多年前的明代初期最早定居丽江的汉人，后来繁衍出著名的“杨氏家族”，这个杨氏大家族自明代以来与纳西木氏土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上在医学和汉学教育方面有卓越的贡献，被学者们称为“丽江文化的桥梁”。我现在如实讲述一些我的家庭的人和事，读者或许从这个小小的家庭中，可以管中窥豹，看到以多民族的共融，多元文化的共融为突出特色的纳西族文化的一面。

本书主人公家庭所在的丽江古城告肯街一瞥（1998年摄）



## 二、纳汉合璧的医儒世家

### 1. 神秘的祖先

我的家在丽江古城距四方街不远的“告肯”(过去称“书院街”，“兴仁村”，即今五一街)地段，是丽江古城内最大的一个社区。

丽江古城最初是在日聚夕散的乡村露天集市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纳西语称丽江叫“衣古堆”，一般译为“江湾之地”；最初称丽江古城叫“衣古芝”，意为“衣古地的集市”；有些金沙江沿岸的纳西人也称古城为“衣古”；而丽江坝区农村的居民则多称古城为“古奔”，意思是“用背来的货物做生意之地”，或认为是“粮仓之村”。从小时到现在，乡下农人都喊我们“巩本若”，即“城里人”之意；而在城里，我们“告肯”的



男子则被称为“告肯若”，女的称“告肯美”，过去古城人都以这种居家所在地段来指称人。家住大石桥附近密士巷的人就是“阿溢灿若”（男）或“阿溢灿美”（女）；大石桥南面百岁坊的人就叫做“吉鲁瀑若”或“吉鲁瀑美”。

丽江古城的汉语名称在元代是“大叶场”，明代称“大研厢”、清代称“大研里”，民国称“大研镇”。大研一词，民间相传是因古城所在的台地因形似大砚台，城西南又有神圣的文笔山，著名的明代纳西土司木生白便取其巨笔大砚、文脉旺盛、地灵人杰之吉祥寓意而取古城之名曰“大砚”，古音“砚”“研”相通，因此后来就写成了大研。

古城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学术界尚无定论，有的认为它即唐代的“三賧城”，因“三賧”是吐蕃等对丽江的称呼，清乾隆《丽江府志略》中记载曰：“通安废州，在城东三里，昔名三賧”。这里的城即指清代古城中心一带，由此看，通安州治所在地三賧城大致是在如今古城的思吉（红星村）范围之内。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古城形成于宋末元初。从各种史料记载看，古城有可能在唐朝就已初具规模。

我的先祖杨辉是个神秘的人物，纳西族民间流传着关于他的不少故事。其中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他原籍湖南省常德府武陵县桃园村，曾为明宫廷太医多年，因宫廷政变，随故主建文帝逃亡，隐去太医身份，辗转到昆明，在昆明遇到当时在滇川藏接壤地区有较大势力的纳西木氏土司，被盛情邀请到丽江。当时丽江缺医少药，有病请巫师禳解，听天由命，而对针灸则视为异端，杨辉历尽艰辛，在民间多方说服患者依症施治，他用家传针灸之法和秘方